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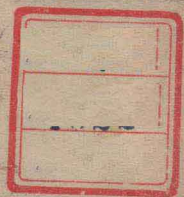


萬葉文藝新輯

希 望

田 濤 著

萬葉書店印行



萬 葉 文 藝 新 輯

希 望

田 濤 著

上 海 萬 葉 書 店 刊 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廿日印刷

萬葉文藝新輯

希望

(短篇)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索	田
葉	君		
書	甸	非	濤
店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九號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目次

黑玫瑰·····一

希望·····三

歸來·····四

胞敵·····五

小駒子·····七

黑玫瑰

一棵枯樹和幾列洋槐，已把這片草地點綴得够雅緻的了，何況還有兩棵老大如天傘的黃桷樹和附近一座青巖石的小山頭呢？假如在晴空高月的秋夜中，這裏真是個談情的好地方。綠草如茵，野石榴花開得賽過公雞的冠帽，幽靜的小石徑曲折如蛇，從那洋槐樹的行列中盤繞上小山頭。也不知道誰把這嫩綠的草修剪得如席子一般平整，珍珠鳥在樹枝上發出悅耳的鳴聲，應和著附近山谷中的飛泉，真有說不盡令人發生幽遠的懷思。這真是一片貴族的小花園，不禁使我這異鄉遊子的懷鄉憂鬱症發作了。

山下便是那一條滾騰咆哮的長江，雨後的江水昏橙得似北方大平野發怒的黃沙，幾年來戰地奔波的生活，使我疲勞得非常需要安靜了。我來到這寂寞的叢山裏順江的一個小城市，在一個機關裏當個小職員，想安靜的過一陣平淡無奇的日子，借這生活可以把我戰地遭受神經上的緊張的刺激鬆散下來，我可以呼吸一陣平靜的空氣。無事時我便踏上這片草地散步，慢慢的攀上小巖石山上眺望昏橙的江水和那遠山頭上的松樹林，如白練的飛泉；聽著這山叢中大自然奏出的一片歌音，我的懷鄉憂鬱症就又發作了，種種變得像個癡子一般對遠山出神。

我工作的機關裏新近添來一位女同志，她的工作是繕寫，我的工作也是繕寫，稿子擬妥後，便要交去繕寫，所以在工作上獲得了聯繫，每天總有幾次接觸，幾句談話，例如：

「什麼稿？」她問。

「某某機關的覆函。」我答。

「多少字？」

「大概一千多字罷！」

她問我話時總是站起來，離開了辦公桌的椅子，一支毛筆也不放，用一隻手伸過來接我送過去的稿子。有時她兩隻眼睛在研究一般對我打量，這幾乎使我有些兒不好意思了，但她一點也不在乎，反天真的對我笑著說：

「彷彿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似的。」

「你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我？」我有點奇怪的問。

「記不起來了。」她笑著說，那兩隻黑亮的眼珠不轉移的凝視著我，似乎在回想著她在什麼地方曾看見過一個我這樣的人：「你到過戰地麼？」

「到過。」

「到過什麼地方？」

「到過黃河那一帶，也到過大別山和湖北。」

「哦，在武漢退卻，你是不是也經過？從大別山裏退出來，我就是隨著××師退的；那時候我就在××師部裏當政治隊的隊員。你是不是到那個師部裏搜集過材料？」

突然，我彷彿想起了一件事似的。三年前我在戰地會隨過××師部，從大別山裏突圍出來，轉移到鄂北，我似乎也想起了當時××師部政治隊裏有不少隊員，在退卻的路上曾經有一個女隊員騎在一匹馬上，被摔下來，跌傷了一隻胳膊，那雪白的綳帶便立刻套上她的脖頸了。那真是一幕值得思念的事，因為胳膊被折傷的一位女隊員是個體格健壯，面皮墨黑，全師部官兵都聞名綽號叫「黑玫瑰」的女孩子。她騎的那匹馬性子頗不馴良，她騎上牠的背，那匹不馴良的馬也許覺得騎在牠背鞍上的人可欺侮，便胡亂的竄跳起來，當它經過一條小溪時，那匹馬一躍便飛過去，恰當這時，騎在它背上被嚇暈了的黑玫瑰便跌下來了，落在溪河對岸，胳膊折傷，流出鮮血，臉色慘白。許多人都喊著：「黑玫瑰受傷了。」

「是的，我到過那師部的。」我點頭答應著她。

「在退卻的路上，你還記得有一個女隊員從馬上跌下來，折傷了胳膊的事麼？」

「記得的，我還記得她叫黑玫瑰。」

她忽然笑了起來，露出她一口的白牙齒，微傾著身子，笑得有些奇怪。最後她把手裏的毛筆略擰

一聲放在桌子上，用手帕撫了撫嘴脣，說：

「那就是我。」

我心裏奇怪的跳起來，眼睛似乎有些茫然了。睜大兩隻眼睛直視著她，我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面前這個穿了藍布衫的女孩子，便是兩年前在戰地騎馬折傷胳膊的「黑玫瑰」。她望著我，看見我發癡的樣子，還在用手帕子撫著嘴咬咬的笑，兩隻眼睛斜睨著我，覺得我這個人真有些善忘，纔祇三年多的事，就不記得了。她忽然直起身子，用手挽起一隻胳膊的袖口，在接近臂肘處露出一塊傷疤的痕跡，她指著那塊傷疤說：

「這就是那次騎馬折傷的，你還不信麼？」

我嘆了一口氣，望著她臂肘處的傷疤，她那兩顆黑亮閃光的眸子在凝視著我，似乎在笑，這時我纔注意到她穿的那件深藍布衫子的右襟扣子上，掛了一對紅珠子，她的皮膚黑得與她的深陰丹布袍子顏色差不多了。頭髮上綴著一個紅繩結子，更表露出她的美麗，她的天真。她從我手裏接過那件復××機關的公函看了一遍，問了我幾個看不清楚的字，便坐下去擡起她的筆，開始往十行紙上謄寫，我便返回我的位子來擬著另外一件函稿。

夏日，夜間的蚊蟲猛如野虎，在辦公桌上流著汗爬了一整天的我，到了夜晚，便感到疲勞，需要休息。可是一躺倒在床上，那猛虎般的蚊蟲又叮得我不能入眠，我便披了睡衣，又跑到那小山頭下，坐在

一塊巖石上望洋槐蔭葉背後含笑的月影，天空中無一塊遊雲，銀河怪寂寞的浮在那裏，那被月光映餘的幾顆疏星在擠弄眼睛，不知是對人間有什麼嘲笑或不滿。附近的瀑布響著，江水在叫著。靜夜沒一絲微風，樹葉都靜悄悄的伸了耳朵諦聽著四處的響聲。那一棵枯乾的老樹在靜夜中伸出臂膀，似乎要攫取一些什麼。這寂靜的夜，真使人身心舒適呵！我情願長久的沈浸在這寂寞的夜裏呵！蚊蟲成羣的在我週圍鳴叫，我用扇子揮拂著。一會，一陣風吹來，蚊蟲都被驅散了，我就更安心的享受著這夜的寂靜。

背後樹葉的碎語下，有輕微的腳步聲，我回頭看，發現那野石榴叢邊的甬道上有一條人影子走過來，並且聽得低聲吟唱救亡歌曲聲，踏上了臺級，便直朝我這裏走過來，這時候我纔從月色照耀下看出她的長髮飄抖，黑黑的臉皮閃出光，她原就是黑玫瑰。走到我面前，就說：

「你在這裏坐著麼？」

我趕快站起身來，請她坐。她卻不坐，兩隻腳穿的是一雙膠底布鞋，隨後她卻坐在我對面一塊巖石上，兩條胳膊挽在胸前，說：

「你怎麼總歡喜一個人坐在那沒人的地方？不是很寂寞麼？」

「我生來就喜歡寂寞的。」我說。

「那樣，一個人就太沒意思了。」她說：「一個人的生活不應該太孤僻，更不應該太消極。像你這

種生活實在不應該……」

「怎麼不應該？」

「這種生活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更沒有光明。」

「那一種生活纔有光明呢？」

「一個人怎麼樣不是一生？想活得有生氣些，就不應該這樣消極。你不是到過戰地麼？你不是也爲人類頌揚過光明，咀咒過黑暗麼……」說到這裏，不知怎麼，她忽然咯咯的笑了起來：「這些自然你比我清楚得多，你不要故意裝做小孩子罷！」

又一陣風送過來，樹葉在歡鬧著，明月已經飛上那樹叢頂空了，四處昆蟲們鳴叫著，山下的江水與附近的瀑布響的聲音更大了，四週的草和小樹都靜聽著她那清脆的聲調。

從此以後，我的生活便不似以往那般如古墓似的枯寂了，坐在辦公室的坐椅上，爬在桌子上，都不像以前那般沈悶無味了，她常常拿著我擬的稿子湊過我的桌子來問字。在她有空閒的時間，便讓我給她介紹小說讀，她讀得速度非常快，一部很厚的世界名著，她用一兩天時間便讀完了，並且很清楚的把那書內的故事講給我聽。這美麗幽靜的枯樹下，這片寂寞的貴花園，也不似前那麼冷清了，她伴陪著我在小巖山的石塊上望月亮，隨在我身旁散步，聽江水和瀑布鳴叫，因而就難免遭受辦公室坐在背後一張桌椅上的一個白髮老頭子的忌恨了。他常常從那副黑框眼鏡下射出兩道忌恨的視

線，每當她又到我桌邊來問我字或給我談話時，我背後那副黑框眼鏡便射出如刀樣的目光來。別的目光也同樣向我的座位上射過來。所以便有許多流言傳出：

「看他們一對，每天都是在辦公室裏鬭色，我說辦公不能用女人，現在可證實啦。」

「有許多話在外邊說不完！在這辦公室裏來惹人生氣。」

「看他們兩個感情真好呢，已够結婚的程度了。」

「……………」

不管有多少傳言，我也不顧，每天到辦公室來辦公，上貴花園去散步，照例和她隨意去做了，不管遭受多少人眼目的忌恨，我全都不管的。她呢？也同樣大膽的陪著我到山上的枯樹和黃桷樹下談話，散步，看月亮。因此便更遭受到我背後桌椅上那白髮黑框眼鏡的鄙視了。我常常聽得他嘶聲如牛鼻發出嘆息，喃喃著：「也居然有這樣無恥的人。」

日子是那麽愉快的過著，醫生曾經告訴過我靜息的話早已忘到九霄雲外了，我還有什麼安靜呢？然而人生中的快活是容易夭折的，這幾天來黑玫瑰的態度忽變得冷淡了，有時候看見我似埋不理便走過去，甚至連一聲招呼也不打。我懷疑到她受了別人的警告麼？還是她另有所戀？我心裏變得像被燒滾的開水一般焦灼不安，常常想到理解以外的事。我心裏在忌恨我背後常常對我射出鄙視眼光的白髮老科員，那牛鼻的嘆息聲發出時更令我煩心，我眼睛從來不正視他一眼，有時候故意

把我的椅子狠狠一摔，表示對他抗議，也可借這機會發洩一下我心內的焦灼，苦惱。

辦公室裏仍舊靜悄悄的，這一間如學校講室一般的房子，四列桌椅上都坐著人，從他們鼻孔和嘴裏噴吐出來的煙霧，漫游著室空，紙聲和筆聲驟驟的響，從那敞開的兩個窗口透進的一派陽光，辦公室裏被映得更加炎熱，我的眼光時常掃過黑玫瑰的桌位上，那裏始終是空的，她已經有三四天不來辦公室了，我心裏對她發生懷疑，莫不是她被革職了？還是她病了？或是發生了另外什麼事情……我正在爲這件事憂慮時，我身旁忽然走過一個人來，叫道：

「前天交給你的那兩件代電稿，你擬好了麼？」

我回頭一看，原是我们的文書組長，他那張紅通的胖臉微帶喜笑，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兩個眼睛縫縫著，彷彿吸鴉片煙過癮的一般姿態。這時候，坐在我背後桌椅上的那個白髮黑眼框的老科員卻笑起來，我最討厭的就是他這種醜陋的笑，他的牛鼻孔裏嘶了一聲，說：

「他的魂兒都被這女人迷住了，恐怕還沒有醒呢，你趕快給他灌點清醒藥罷。」

文書組長並沒有因那老科員的話生氣，那副面孔是受足世情薰染的，所以還是嘻嘻的笑着，到底他內心裏是什麼意思？誰都不知道。

文書組長走了，我背後那老科員不知我討厭他，卻湊過我面前來，和藹的笑着說：

「你知道這幾天她爲什麼沒來麼？」

我搖搖頭：「我不知道，你知道麼？」我始終沒給過他好面色，說了這句話，我就把臉一扭，不用眼看他。然而他卻還湊近我說：

「嘿，你自然不知道呀！昨天晚上我在路上遇到她，她一隻胳膊挽著一個男子的臂膀，從我身旁走過去了。」

聽了老科員這話，氣得我幾乎發作起來，想唾他一口。我心裏在罵著：「你真是個壞東西，專門破壞別人的幸福。」我並沒有理他，扭過臉不看他那白毛臉一下。最後我聽得那牛鼻裏哼了一聲，又返回他的坐位去了。

又過了一天，辦公室裏黑玫瑰的桌位仍是空的。那桌子上除了一根毛筆，一個墨盒外，桌面上蒙著厚厚一層沙土，我實在不能再忍耐了，便直接去找黑玫瑰的住址去。她曾經告訴過我，她住在一條小巷子裏，門牌的號數清晰晰印在我的腦子裏。這一天下午，我請了半天假，到那小巷子裏去找黑玫瑰，小巷子的石階路把我累出了一身臭汗，脖頸裏熱烘烘的，像火焰燃燒著一般。找到黑玫瑰的門牌，這是個油漆得怪黑亮的門板，緊緊關閉著，那門牌上的白粉字跡分明是「No. 13」，十三號是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不吉利的日子，但她卻偏偏住著這麼一個不吉祥的號數。這就是她的門牌號數，我再擰頭看了兩三遍，心裏禁不住跳起來，想伸手去扣門，手有些顫抖，我鼓起勇氣，不顧一切的用力把一個鐵門環兒打得克克的響，裏面有人應聲，但似乎並不是黑玫瑰那清脆的喉音。現在我心

裏平靜了，用手按壓著心窩靜待門開。

黑漆門響了一聲，被打開了，打開門的人卻是一個男子。一個二十幾歲的男子，我心裏感到窒息，立刻想到那白髮老科員的話了，這個人莫不是陪黑玫瑰一同挽著手膀遊走的人麼？我一時不知說什麼話，那男子卻和藹的笑著問我道：

「你是來看陳淑英的麼？」

黑玫瑰的真實姓名便叫陳淑英，我趕快答應著說是的。他引我進去，把門又闔起來，說：

「陳淑英病了。」

我心裏立刻像壓著一塊石頭般沈重起來：

「她是什麼病？」

「頭疼，嘔吐。」

我隨了這位男子走進去，在一個套間裏，我一進門，便發現一個雪白的紗帳，靜悄悄無一點聲息。那白紗帳掩了帳門，裏面大概就是睡的黑玫瑰罷！那男子一進門便大聲像呼小孩子一般喊叫：

「淑英，淑英……」

紗帳裏發出了一陣呻吟聲。那男子又接著喊叫：

「……有人來看你。」

樓床的彈簧在響著，呻吟聲停止了，紗帳被撩開，裏面露出一個頭髮蓬鬆，面皮黑黑的女孩子的頭，我一看便知道這是黑玫瑰，她的面皮有點黃瘦，眼睛也陷落下去，她一發現我便不顧一切的下床，第一句說是：

「你們兩個認識了麼？」

我搖搖頭，她就指著那男子給我介紹道：

「這是我的哥哥陳大英。」

這時，我心裏纔輕鬆下來，眼睛也亮了，吐了一口氣說：

「早就聽到陳淑英講過，到現在纔認識……」

我緊緊和他握了握手，這時我纔注意到他那雙眼睛和臉骨的輪廓，有許多地方都與黑玫瑰相似，甚至他的皮膚也和黑玫瑰一樣黑。他和我談了幾句話，似乎有意躲避，借故走出去。這裏便祇剩下我和黑玫瑰。這時，我仔細的打量桌几上和四壁上的布置裝飾。桌上除去一個茶壺茶杯，一面玻璃磚的長方鏡子外，別的什麼都沒有。牆壁上貼了幾張照片，都是黑玫瑰的照片。她發現我的眼睛老是看她那照片，她說：

「那是好幾年前的照片，看起來還像小孩兒呢。」

我回過頭，望著她，她的臉瘦了不少，眼也陷下去了。我問：

「你害的什麼病？」

「沒有什麼嚴重的病，現在已經好了。」

她在高興的笑著，用手理一下蓬亂的頭髮。

「請過假麼？」

「請不請假有什麼要緊！反正我不想幹了。」

「不想幹了？」我驚異的問。

她回頭望望我，笑著說：「一個人在這樣不死不活的辦公室裏待下去，不是很危險的麼？我想還是出去參加一種有生氣的工作。」

她說著，便擡頭望望我，我也望望她，隨後我倆的視線便很快的分開了。

「那麼，這個機關裏的工作你已經辭了麼？」

她搖搖頭：「還沒有。」

「還去不去呢？」

她沈吟了一下，說：「病好了就去。」

「你什麼時候走呢？——參加有生氣的工作去？」

「到時候，我自然告訴你。」